

心灵花园

为灵魂寻找安处

●刘超

四十余载的光阴，在历史长河中不过一瞬，于这片土地却是沧海桑田。我每日穿梭于城市地铁公交中，习以为常地看着街市如织的车流，霓虹闪烁处，尽是人间繁华。

前几日回到故乡的老房子，院墙早已破败，院里杂草丛生，墙上班驳的老相框内，儿时在雪地里和姐姐一起成长的身影仍留在黑白照片里。多年没见的老邻居用浓重的乡音说，现在生活真是好了，餐桌上的花样多了，身上的衣着光鲜了，出行的方式快捷了，又说谁家老人走了，谁家房子也空下来了。我看着他，想着他年轻时的模样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经济腾飞的速度，快得让几代人的记忆都追赶上，那么我和他们的内心能跟得上吗？

人非机器，不可能说升级便升级。我常见地铁里的人们眉宇间锁着难以名状的焦虑。他们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飞快滑动，目光却涣散如雾。各行各业效率之高，早已超越“千里江陵一日还”的梦想，但心灵的安顿，反倒成了难解的题。

人终究不是简单的生产工具，会哭会笑，会痛会梦，需要一些精神寄托，需要做些在功利主义者看来“不太聪明”甚至“愚蠢”的事。这正是人人各不相同的区分所在。

想起苏轼在《临江仙》中的吟唱：“长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时忘却营营。”九百年前的叹息，今日听来依然真切。这位屡遭贬谪之人，在命运的颠沛流离中，反而找到了心灵的归处——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他在黄州垦荒种田，在惠州酿酒，在儋州办学，世人眼中的“苦难”，却成了他安顿灵魂的契机。

江南某镇，有老鞋匠守着一片小店，手工制鞋，每双需旬日。游人常惑：“机器生产，片刻即成，何苦费时若此？”老匠人微笑不答，只将手中皮料细细打磨。试穿其鞋者，皆言舒适异常，如踏云絮。原来他每遇客至，必先观其行姿，与之闲谈，察其性情，量脚定制。这哪里只是做鞋，分明是给奔波的双脚找一个安顿处，更是为浮躁的心灵寻一处栖息地。

如此看来，种种“不智之举”，实则是为灵魂寻找安处的努力。高楼广厦让人得以栖身，而心灵之所却需另觅归处。正如哲学家阿兰·德波顿在《艺术的慰藉》中所



说：“艺术不啻为一种治疗方式，帮助引导、告诫和抚慰它的受众，协助他们成为更好的人。”那些看似“不太聪明”的艺术活动、手工制作、田园劳作，实则都是对灵魂的治愈，是对异化生活的抵抗。这归处，或许在方寸阳台的花草间，或许在深夜书房的灯影下，或许在老友对坐的茶香里。

记得《菜根谭》中有言：“闲中不放过，忙处有受用。”古人早已参透忙闲之道的奥秘。今人每以“内卷”自嘲，而不知所以卷者，正是将全部生命价值系于外在成就之故。若能在功业之外，另辟一方心灵田园，或可免于无限竟逐之苦。

今年天气格外炎热，上周终降一场大雨。我正在阳台上收衣服，瞬间雷声大作，暴雨倾盆。闻着雨冲洗着树叶的清香，我决定放下琐事，拿一板凳坐下，静静听着急促的雨声，忽然明白林语堂先生在《生活的艺术》中所说：“享受悠闲生活当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。要享受悠闲的生活只要一种艺术家的性情，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，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。”

当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，不妨放下手机，静坐片刻，听一听内心的声音。那里有一个家，永远为我们敞开大门，等待漂泊已久的灵魂归来。

注事如风

我的青春是穿军装的样子

●周丽娟

手指拂过箱底，触到那方挺括的蓝。熟悉的樟脑气息混合着陈年布料的微尘，氤氲开来，瞬间将我拽被军装定义了的青春岁月。

“我爱这蓝色的海洋……”歌声如潮汐，总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拍打心岸，思绪便随之溯流而上，回到那军旅岁月的起点——剪落长发，换上戎装，少女的懵懂被直线加方块的秩序重塑。训练场上的汗水、哨位上的凝望、战友的笑语，连同那身独一无二的军装，一同烙印成生命底片上最清晰、最骄傲的影像。

十五六岁是人生的花季。我的花季，留在了军营的沃土。斑斓的青春梦，被郑重地打入背包，带进了热血沸腾的军营熔炉。海洋蓝军服，便是我最独特的青春华服。挺括的肩线，异地地调和了少女的柔婉与战士的刚强；行走间，步伐踏出的青春鼓点，是任何霓裳羽衣都无法比拟的生命韵律。

十几载军旅岁月，军装亦在无声中诉说着变迁。

1982年秋，甫入军校，领到的是肥大的65式军装。红领章，红五星，无檐软帽，质朴得如同那个年代的底色。冬装的口袋是身份的密码——干部四个兜，战士两个兜。最难忘肥硕的裤管，几乎能容下两条腿。爱美的心按捺不住，偷偷寻了裁缝，将过分的肥大悄悄收拢几分。穿上身，挺直腰板，镜中的自己仿佛也添了几分飒爽，心底便漾开一丝隐秘的欢喜。

1985年初，临近毕业，85式军装悄然上身。它如短暂的过渡，为后来的军装变革铺路。红领章与红五星隐去，取而代之的是大檐帽、闪亮的圆形帽徽，以及标识军种的胸章，这种改变，预示着新征程的开启。

1988年初，再次入军校学习。87式军服诞生了，标志着与国际化逐步接轨。首次细分为常服、礼服、作

训服、迷彩服，区分出军衔服与文职服。新军衔制下，肩章承载着军人的荣光。只是改革之初，一个小小的插曲令人莞尔：文职干部一时没有相应的军服。尤其部队医院里，医生护士的着装与市民百姓一样。大约1991年，文职军装才亮相，有了单独的肩章。

及至后来，97式、07式及21式军服相继登场。2000年，我脱下戎装，转赴地方。行囊里，唯余白、蓝两套旧军装，成为那段峥嵘岁月最沉默也最厚重的注脚。

如今，它们静卧箱底。每一次翻检，沉睡的记忆便骤然苏醒。熟悉的气息瞬间将人包裹，唤醒了我对军装刻骨铭心的依恋与不舍。

于是明白，人与军装，原是相互塑造与成全。人着军装，便承担起沉甸甸的使命与荣光，浸透了奋斗的汗水，锻造了不屈的筋骨，更将最炽热的青春与热血融入了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。军装于人，则塑造了军人挺拔如松的身姿，锤炼出宁折不弯的顽强意志，为一生打好坚实的基础。

何其有幸，我的青春是穿军装的样子。那一抹军蓝，是命运的召唤，是时代的赋予。它如一束强光，穿透了青春岁月的迷茫，照亮我人生之路的每一步征程。

而今，虽置身安宁祥和的日子里，但军营熔炉铸就的强大精神已融入血脉。无论面对任何惊涛骇浪，源自军营的坚韧，让我不再轻易退却；无论遭遇怎样的困顿，被军装撑起的脊梁，让我傲然挺立一往无前。

青春的脚步已然远去，身着军装的记忆，却如同深海明珠，在时光的暗流中愈发璀璨夺目。它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勋章，无声地激励着我在未来的征途上，以军人的姿态无畏前行，续写平凡中的不凡。那抹青春的军蓝，在岁月的长河里永不黯淡，永远闪耀着独有的、永恒的光芒。

迁居西城已一年余。

这里是青岛的老城，一切缓慢而安静。这里的海蓝蓝而沉静，少见别处惊涛骇浪拍礁石、席卷白沙的场面，浪花总是小心翼翼地攀爬、抚过大青石台阶，仿佛怕惊吓到想下海游泳的人。于是，老老少少，三三两两，很快读懂了大海的心意，戴着气管套、系着圆浮漂，也不管会不会游泳，纷纷走下大青石台阶，跳入两三米深的海水里。大海和人们拉了小指的勾勾笃定了友谊，这真的就是老青岛说的“洗海澡”——赤日炎夏，到清凉的大海里洗个澡，离家近的人洗完穿着泳衣走回家冲水；还有人载着大矿泉水桶，装着淡水在岸边直接冲去体表附着的盐分，这便是老青岛人的畅快吧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青岛人生长在大海边，吹着海风、洗着海澡、吃着蛤蜊、喝着散啤，有着大海的敞亮和深情，亦有大海的狂放与不羁，还都带上点红嘴海鸥的小情调：在大海边洗完海澡晒得黝黑，冲过矿泉水桶里的淡水，再套个大布套，在里面换好衣服，嘴里还一直哼着苏联歌曲《红梅花儿开》……老青岛看着没啥唐突，丝毫也不觉得奇怪，多么和谐而又有情怀的画面。

远处，渔船伴着游艇泛起雪白的浪花，在海面留下长长的白尾巴。再远上一点点，一艘艘货轮缓缓地进出海港，这些货轮可漂亮了，船身漆着不同的颜色，标有显眼的英文字母，载着五颜六色整整齐齐的集装箱，威严肃穆地进港出港。每当这个时候，“看！大船！”一有人提醒，家里的大人孩子马上齐聚到阳台的窗边，向来来往往缓缓驶过的船行着注目礼。

海的对面就是青岛前湾港，码头沿着海岸线延伸，左边连着海岛，右边是群山。

夜晚，前湾港码头的灯亮起来了，像一串璀璨的五彩钻石项链，串起大海与星辰；夜行的船也点亮船舷侧灯，宛如一条条珍珠项链在海面穿过。

我教着女儿梓元吟诵“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”，她的理解竟比我多三分，想来定是窗外的明月告诉她的；我跟她讲解“池亭人挹藕花风”，乘着海风，带着梓元和她的朋友一起下到海里嬉闹；“衡门之下，有琴有书。载弹载咏，爰得我娱”，就和梓元拎着蟹笼、带着鱼肠子，去海边钓赤甲红大螃蟹……

儿子浩元在外求学，只有周末回家，明年他还会去更远的地方读书，离家会越来越远。过往只能追忆，未来的焦虑也无用，我们能把握的唯有现在——今天是明天的过往，也是昨日的未来，所以做好当下、珍惜此刻，才是最该做的事。我想起一些未完成却能实现的心愿，便想着：不妨去试试，做自己能做到的就好。

家里有一本《小石山房》印谱，里面有一方圆印：“闲居明月种梅花”——深陷琐碎日常时，若依稀尚存有与明月独处、小酌、交心的时光，有心境种满一窗繁花，便留有“为人”的痕迹，四时相守，人间值得。

人间值得

闲居明月种梅花

宋香宁

来稿要求
1000字—1500字左右，内容要有细节、有故事、有真情，而且一定要原创，题目、角度、文体均不限。投稿邮箱：zaobao-fukan@126.com



扫码关注
“文化青岛”